

但館長是一政治職務，不是因為你是藝術家，所以你才是館長；因為你是美術館館長，所以你才能統合美術館資源。你要運用你的政治資源及能力，協調藝術界使產生一好空間，如這中間發生困難，不知是你的個性使然，還是你的專業背景造成今天在某方面之不當舉措。如你認為我們是在以政治干預文化，那你在館長任內所做之一切行為，也等於是政治在干涉藝術一樣。因此此種比喻非常不適當。就像你指出很多，現在連外界也扯不清的關說

案一樣，你的每一句話都讓市政府背負很大的負擔；你的一句話會造成市政府與議會關係之惡化。在府會間之長久歷史來看，這種關係還是絕無僅有的。希望你很謹慎的表達你心中任何話，不要因為你的一席話，讓你的長官，讓當初希望你接任這個位置的人又要在事後遭受到議會其它餘火之波及。事實已造成，我們只能說未來之美術館，要以更宏觀的眼光來看，未來之美術館應有一健康發展之方向，館長一職，不要讓任何人一任此職，就像進入一大染缸一樣，要被污染得滿身黑再出來，這不值得。以後再也沒有人願意去美術館，再沒有人在美術館長任內願意努力時，那台灣就真的沒有文化了。

希望你快快樂樂當館長，但如今天環境使然，使你必須離開，你也可能變成一悲劇英雄；但也要讓我們懷念你，尊敬你，因為你的悲劇英雄結束了一段歷史悲劇，並讓未來之美術館有新方向。如在此過程中，你自己舉出一些連外界都覺得很可笑之事實，則這位悲劇英雄不會被人家尊敬。我們當然不希望你是一個悲劇，或許你自己認為在這件事情中，你有很多委屈，我們也收到很多來自您這邊的，對外面指責的說明，我們也收到一些藝術家寫信告訴我們，對於現在美術館典藏制度改革之贊同聲音；但最重要的是，美術館今天內部存在這麼多人事上之糾葛問題沒有辦

法解決，外界還有很多藝術家對美術館典藏制度之黑箱，還是認為它是不公平的，到底未來美術館之方向如何？我們舉出原則、條件與目標，希望透過共同之討論，看此原則是否能被大家所接受；二項條件是否能替我們舉出專業人才；三項目標是否為未來美術館之正常發展方向。討論這些，總比討論誰來關說來得有價值。

主席：

第一組質詢時間到，針對第一組之質詢，請張館長說明一下

張館長振宇：

各位議員指教的都非常的好，希望真的能就事論事，大家各守本份，各守分際，在自己專業範圍內發揮。同時，不管我是否在此一事件下犧牲了，我們也希望台灣人要有自己的文化尊嚴，台灣人應該要發展自己的文化，謝謝！

主席：

第一組質詢時間結束，第二組於下禮拜一中午一點開始質詢，今天會議到此結束，散會！

教育部門質詢第二組

質詢日期：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十三日

質詢對象：教育局有關各單位

質詢議員：林美倫 許淵國 鄭家基 計三位 時間六十九分鐘

※速記錄

一八五五年五月十三日—

速記：朱媚光

主席（周議員柏雅）：

現在進行教育部門第二組，質詢議員有林美倫議員等三位，時間共六十九分鐘，請開始質詢。

許議員淵國：

主席！請教育局局長上備詢台。局長！在你就任以來，具體的幼教政策為何？

教育局吳局長英璋：

不敢說是一個新的或具體的幼教政策，只是將過去的政策儘量擴大，像可能於公立國小裡附設托兒所的範圍中儘量設立，讓每個社區都能服務到幼稚園年齡的孩童。原先以五歲幼兒為主，現在想延伸為四歲，因此在整個探索的過程中發現，如何讓私立幼稚園得到相當好的發展機會，就必須做好幼教準義務化的準備性。倘若私立幼稚園也可以正常化，再加上公立幼稚園的配合，相信我們才有機會達到準義務化的目標，因此目前的重點在於協助私立幼稚園有更正常化的班務及正常的教學。

許議員淵國：

局長！你剛才已將主要部分的重點說出來——就是如何幫助私立幼稚園正常化？私立幼稚園有那些問題？如何將其定位？它應該有什麼樣的功能？

吳局長英璋：

因目前的各種法規對都市化已相當明顯的台北市來說，會造成很多幼稚園設立上的困難。

許議員淵國：

你所說的是技術層面問題，而我所談則是政策層面問題，在技術層面上也許有設立的標準，但就政策層面你如何將私立幼稚

園定位？

園定位？

事實上你的回答和我所問的問題是一體兩面，你是將私立幼稚園定位成學校、教育機構亦或類似托兒的服務，還是一個真正從事教育工作的角色？

許議員淵國：

我將它定位在教育機構上。

許議員淵國：

在學前的教育系統裡，是成立一個學校，但還是有所差別。

吳局長英璋：

差別的原因在於政策上你沒有明確的表示私立幼稚園或公立幼稚園在幼教上的定位，而今到底是將私立幼稚園定位在人格的成長上或人與人間互動的培養及生活習慣的養成上，幼兒及托兒教育混雜不清，然而在幼兒教育裡是否應該從事寫字、讀書的工作，事實上也與現行的幼兒教育發生很大的偏差，是不是？

吳局長英璋：

我們希望幼稚園成為教育機構，有三方面的強化：第一是師資如何正常化；第二是在於課程部分，剛才你所提的就是我們一直努力的方向。最近幼教界從國外將教育理論或幼教系統引進台灣來，有七、八種不同的形式，如法國、英國、美國等，但都要經過某一種形式的轉化，才可變成於國內實行，而不是將整套搬過

來運用。

許議員淵國：

事實上這些外國的教育理論引進到國內確實要經過轉換，然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在此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吳局長英璋：

事實上我們只是一個觸媒的單位，在此過程中並沒有很大的掌控。

許議員淵國：

局長！你所謂的觸媒單位及沒有相當程度的掌控這兩句話的意義所代表的是目前市政府在面對幼兒教育的態度，事實上教育局是個管理單位，應該由服務代替管理，而不只是擔任一個觸媒的角色而已。

吳局長英璋：

教育部有一個明定的課程形式，此是全國遵循的，幼稚園在一個課程之下要強化某些部分，當然是我們所樂意見，因此剛才所講的觸媒就是要透過我們的努力，讓每個幼稚園可以去發展他們所要的。

許議員淵國：

要如何從事這樣的工作？是委託師範學院的老師做評估？還是幼教股有人力及能力？

吳局長英璋：

本身人數是不夠，但就整個評鑑上，在所有督學協助之下，占三分之一的能力。

許議員淵國：

縱使教育局占了三分之一的人力，而評估應不會超過十個人，在一個觸媒轉換器的功能之下，要將七、八種的教學方法轉換

，我懷疑它的功能。請局長將目前教育局對幼教所做的評估及計畫表、人員的配置、經費的比例等儘快送到本質詢小組參考。目前沒有辦法將幼教推動很好的原因是在於今天沒有將學校或教育機構或其它單位或幼稚園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做個定位，如果按目前從事幼教的大學教授及學者專家定為學校的角色，它所附帶的效果上可使老師得到更好的尊嚴，並可在整個教學的課程安排上有一套更好的規範，然這套規範並不只有單一的教學方法，可有三種亦五種規範，學校可以由其中挑選適合他們的教學方式。如果今天將它們定位在一個教育機構上，它必須繳交營業稅、做教學計畫、教學內容，而卻得不到學校應該有的尊重時，希望將來可朝著學校的方向定位前進，對幼教會有很大的幫助。

吳局長英璋：

依照學校設立的標準來看，如果將它定位在學校時，台北市的幼稚園很難符合這些的條件。

許議員淵國：

基本上這些技術問題是由政府所訂定，既然訂定就應先探討實際需要，而後再來修訂技術要求，倘若以這種要求來說明無法改變設立時，今天的探討就失去意義了。既然我們所探討的是一個政策，就應該將現行的規定暫時放在一邊，再討論其可行性與實際需求為何，進而修改法令，不應該現在就將法令搬出來，並表示無法去做，果真如此也就不用討論了。局長，另外請問目前教育資源分配如何？

吳局長英璋：

你是指預算？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局本部預算、教育局所屬各單位全部總預

算、及第三科幼教預算在比例上是多少？

吳局長英璋：

目前發展幼教部分，總數為一千六百廿四萬七千零七十六元，占第三科預算的百分之四左右；占教育局總預算的百分之零點四一。

許議員淵國：

那麼占教育局全部主管包括所有學校，在台北市教育資源的分配中預算是多少？

吳局長英璋：

百分之零點零四。

許議員淵國：

也就是一萬元的預算只有四元可利用在幼教推動方面；而對教育局來說則是一千元的預算中只有四元可用於幼教，這樣一來要如何推動幼教？四歲到五歲的學童到底有多少？

吳局長英璋：

如果是全國教育主管的預算案，各公立國小所附設幼稚園的經費也編列在各個國小，倘若加上這些，則可能不是這些數字。

許議員淵國：

如果不是這個數字，是不是以第三科來說明會較好？

吳局長英璋：

是，以第三科來計算會較準確些。

許議員淵國：

以第三科幼教股來說，教育局局本部所分配的幼教資源有多少？

吳局長英璋：

占千分之四。

許議員淵國：

只占千分之四而已，但就照顧的年齡層來說到底有多少人？以八十四年度五歲和四歲加起來總數大約為七萬五千人，其中扣除百分之十由父母教導，還有六萬七千五百人，其中照顧情形只占千分之四。不包括公立學校所附設的幼稚園經費，第三科小學教育預算只占了百分之廿八點五四，以所有比例來說，局長能說對幼教非常重視嗎？在六萬七千五百人的經費中只以一千六百多萬元的結構來推動幼教時，我們對得起下一代嗎？

吳局長英璋：

自許議員提出這個問題之後，我們也做了相當的努力，目前在整個經費的考慮之下，儘量鼓勵私立幼稚園成為幼教的主力。

許議員淵國：

基本上我並不排斥私立幼稚園，只希望公立及私立幼稚園間能夠產生一個平衡的作用，讓其間有良性的競爭，並使得幼教能夠做的更好。但因目前教育局第三科是幼教的主管單位，所推動的是公立幼稚園近一百廿五所；私立幼稚園近三百所，其總數將近四百所，比國中、高中總數還要多，而你卻只用五個人一千六百萬的經費，在台北市推動幼教政策，不管是以私立學校來補公立學校之不足或公立學校補私立學校的不足時，這種情形下要如何推動？要如何說明市政府重視幼兒教育？如何對得起六萬七千五百位兒童？

吳局長英璋：

整體性的教育資源該如何進行，原來的重點是放在國民教育的部分。

許議員淵國：

我並不反對你將教育資源放在國民教育的部分，但整個台北

市預算還是要依經費運用所受惠的人數多少來分配。由於預算編列不當則產生台北市的排擠效應，對六萬七千五百個幼童所推動的整個幼教政策卻只有一千六百萬元，但今天也可以動輒幾十億的預算來編，而編至其它社會福利內時，這就是所謂的排擠效應，如此一來對得起下一代嗎？所以請問局長幼教政策是什麼？當幼教政策不明確時，則自然編不出預算，如果反之則須要多少人力？要達到什麼目標？為什麼今天可以明確認定台北市政府對幼教根本不注重，因為我們沒有政策也看不到預算。局長！如果你承認這是個事實，那麼該如何準備解決這個問題？明年的預算要怎麼編？

吳局長英璋：整個思考形成之前只是在探索，因為目前公立幼稚園只有南海幼稚園而已，所以可能還會再增加一所公立幼稚園。

許議員淵國：是不是增加一個育航幼稚園？能容納多少人？

吳局長英璋：二百人。由於政策問題，幼稚園是要讓它附設於國小亦或獨立，必須做個評估。

許議員淵國：

在現行政策中不可能將幼稚園獨立之後再來設置，因為幼稚園附於學校是不爭的事實，如今要容納一萬一千七百個名額下，只能雙管齊下。如去年我從財政局拿了許多有關市有土地的資料，並希望找出適當的市有土地來建設幼稚園，其中你們落實了多少？

吳局長英璋：我們曾和都發局探索畸零地是否可以使用，即使是附設於國

小的幼稚園應該還是可以考慮獨立。

許議員淵國：

基本上兩者有共識，我則認為可以雙管齊下，這部分我們歧見並不大。局長！公立與私立兩者對幼兒教育分擔的比例是多少？

吳局長英璋：

你是指人數的分配？

許議員淵國：

對，人數的比例。也許這樣問你不太公平，所以提供一些數字供你參考：四歲、五歲的幼兒扣除百分之十不上幼稚園的大概有七萬五千人，而入園人數則不管是到托兒所或是幼稚園的工作，因此公立幼稚園今年所能容納的人數的是一萬一千七百人，占了百分之十七，對私立幼稚園容納屆齡幼兒則是占百分之八十，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可以確認私立幼稚園對整個幼教的貢獻非常大，這點你同意嗎？

吳局長英璋：

是。

許議員淵國：

所以我們更應該肯定它。由這張海報中可看出它仍有許多問題：在幼兒教育的三角習題中，老師是最嚴重的問題，因為政府不尊重幼兒教育，好老師留在這個行業中到底有沒有前途？而幼兒的家長也表示老師常常更換，導致孩子不願上課。這樣的幼教三角習題已勾勒出私立幼稚園的問題所在，因此從這個海報看來，師資上存在什麼問題？

吳局長英璋：

在幼教的推廣上，師資的確是占一個重要的問題，目前試著將師資提昇到以大學畢業為主，也考慮將一般幼保科的畢業生經由訓練轉換成正式的幼稚園的師資。另外在老師保障上，私立幼稚園以公立幼稚園薪資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來聘任，並可加上退撫制度。

許議員淵國：

在你希望幼稚園老師的薪水是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比例之下，稍待我會給你一張表格，從中便可發現為什麼私立幼稚園的師資會嚴重缺乏。接著請問局長一個較有趣的問題：私立幼稚園每年要跑兩次警報。

吳局長英璋：

你是指督學到的時候嗎？

許議員淵國：

為什麼私立幼稚園在國稅局查稅時及教育局評鑑時跑兩次警報？

吳局長英璋：

因為它不符合班務的要求。

許議員淵國：

為什麼不符合要求？

吳局長英璋：

例如擴大班數。

許議員淵國：

教育局對擴大班數要如何解決？

吳局長英璋：

倘若有人檢舉時，我們就調查。

許議員淵國：

我們想將幼教股擴編為幼教科。

但是國稅局卻是不定期的檢查，另外也有通風報信的線民，導致小朋友從小就學會說謊，致幼稚園因擴大房舍及超收學生而讓教育局人員在抽查時，便將學生帶至不合格的房舍躲藏起來，否則被抓到就是漏稅；倘若評鑑委員來時，學生也要躲藏起來，否則就有超收的嫌疑，如此一來對小朋友心理會造成多大的影響。

事實上有些老師對跑警報及躲評鑑都很有經驗，因為在超收學生的情況下使得老師借牌的情形也很嚴重，今天絕對不能只因舉才調查。請問局長，四百所的幼稚園在一年內的通報有幾件？

吳局長英璋：

十幾件。

許議員淵國：

可能連十幾件都沒有。在這種情形下如何教育下一代做個誠實的人呢？在養成的教育過程裡，小朋友為什麼要受這種委屈，因為私立幼稚園的超收程度確實太多了，所以希望私立幼稚園能補公立幼稚園之不足。

吳局長英璋：

這的確是很嚴重的問題，然而在上次核定私立幼稚園學費問題時我們就朝合理的需要去做，希將學費的標準做相當大的提高，並讓它們有個彈性，逐漸改善這個部分。

許議員淵國：

但是每年都有將近五萬名的小朋友在那種環境裡過的，要到什麼時候才能改善完畢呢？不要說幼童的家長，就連今天看了預算書之後我也不能平衡，因為我們已完全漠視小朋友應有的權利，是否有什麼解決之道？

許議員淵國：

這個規劃並沒有用嘛！事實上一個人事室主任就可將整個計畫都毀掉了。我曾在去年第二會期時質詢擴大公立幼稚園班數的問題，希望能擴大到一千五百個名額，增加約百分之十五，而後你們增加到九百三十個名額，也就是三十一個班，但今年卻縮水了，只變成八百多個名額。

吳局長英璋：

就是有航幼稚園的部分我們並沒有把握。

許議員淵國：

於是你們對外界表示中籤率占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這種說法會誤導市民，因為根據資料發現大同區或萬華區的中籤率可以達到百分之百，但內湖區卻嚴重的不到百分之六十，甚至有一個名為「內湖國小」的附設幼稚園，其報名人數有一百四十個，中籤的卻只有廿三個，有一百十七個是超收的名額，以致中籤率只有百分之十六點四。內湖區中籤率能夠超百分之五十的學校並不多，所以應該將內湖區視為重點，可是今年的比例和以往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吳局長英璋：

內湖區最大的麻煩就是國小班級平均人數都是相當高，不管多少學校設立，一旦設立就是爆滿，因此我們推估內湖區的人數發展率是有問題的。

許議員淵國：

可能那是黃大洲市長時代的政府，但你準備怎麼解決現在的問題？

吳局長英璋：

在內湖區可以設立的國小班級都已設立了，除非還有其它新

的建地。

許議員淵國：

內湖區有很多重劃地。

吳局長英璋：

這也就是和都發局所討論的問題，並請他們在規劃的同時也要考慮從汐止或台北縣到內湖區讀書的學生，否則全部都額滿。

許議員淵國：

雖然你一直強調規劃，但是今天仍看不到有任何政策，不要到這一任過後，內湖區還是有百分之六十不到。倘若教育計畫只是將預算呈現在此，而沒有長遠的規劃時，我的確看不出幼教政策到底有沒有建設性。

吳局長英璋：

因為我們所談的都是公立幼稚園，所以希望在幼教能夠準義務之前，私立幼稚園能夠強化，因此包括在內湖區的私立幼稚園設立上有個彈性，如果這部分能夠設立時，基本上才能解決整個問題。

鄧議員家基：

局長！今天所談的幼教問題令人非常憂心，按照教育局所提供的統計數字，屆齡要到幼稚園上課的應有七、八萬人左右，一個年齡層大概四萬個人，因此在公立幼稚園只能容納一萬一千人的情況下，剩下的部分只能進入私立幼稚園。然不管進入公立或私立的幼稚園，其品質能否受到政府的托付以照顧未來的王人翁，必須從園長的經營、老師的品質及園內的設備等了解，所以家長都很憂心。最近和師大幼教系的老師討論到為什麼老師將我的小孩帶到中正紀念堂，原來就是剛才許議員所提到的「跑警報」，稅務人員來時跑一次；評鑑人員來時又跑一次，一年最少跑兩

次，因此在這種情形下，家長又如何能安心地將小孩托付於這些機構呢？我們只是需要一個很正常的環境而已。局長！是否會聽過台北市未立案幼稚園的水準未必比立案的幼稚園差，因為立案後繁瑣的事情一堆，而未立案的則是一了百了，所以乾脆不要立案，在收費上也不致受到限制，品質反而比立案的幼稚園來的好，於是便暴露出政府應如何規劃、輔導及管理立案幼稚園的問題，以便家長有所選擇的依循，因此在立案幼稚園未必比沒有立案幼稚園來得好的情況下，家長要怎麼辦？而局長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吳局長英璋：

還是將它區分一下較好，因為基本上立案的幼稚園在經過輔導之後，每年私立幼稚園都有相當的補助，而沒有立案的幼稚園一經查到則馬上關閉。

鄧議員家基：

從今年開始是否每年補助廿萬。

吳局長英璋：

從前年就開始了，而廿萬是個基數。

鄧議員家基：

曾有業者抗議所訂的標準太高，但只要是沒有違反超收、超班的現象時就給了，為什麼還嫌標準太高？甚至有些業者還將廿萬買冷氣機擺在園長的家裡。不管是私立幼稚園或公立幼稚園，

因為不能讓家長安心將小朋友送去上學的主要原因是園長只關心不賺錢怎麼辦？而老師更沒有合理的待遇，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私立幼稚園內不合格的老師每個月薪水一萬五千左右，於是就祇做薪俸內事情，當評鑑老師評鑑時，腳底下放的卻是幼稚園老師準備考試的書，因此在學生家長花高學費，而得不

到好的師資品質下，才會有私立幼稚園的學費落進私人口袋之說。因此，家長期待學費能夠減少，但卻又擔心品質低落時，園長、老師及家長這三個問題嚴格說起來都是政府的責任，不論在管理、輔導甚至補助的系統裡均沒有讓它正常化，於是在整個管理不正常的情況下，收費雖然高，老師的品質也沒有提高，以致讓家長操心、讓小朋友受害，最後便宜了園長，而園長還要擔心不賺錢怎麼辦？因此今天所探討的終極目標就是教育局應如何改善私立幼稚園，好讓台北市剩下的五、六萬學生的家長能夠安心地將他們送到幼稚園，而不是還流於立案的比未立案還來的差的情形。

林議員美倫：

局長！請問廿萬的補助款是給立案的幼稚園還是未立案的幼稚園？

吳局長英璋：

立案的幼稚園，並且不能有班務上的違規等。

林議員美倫：

但根據教育局八十三年度對私立幼稚園飲水水質的評鑑：經政府核准單位檢驗不合格者或未檢驗或檢驗超過期限者占百分之六十二點五，在六十四所中有四十所，比例之高，令人擔心幼童的飲水。我想廿萬的補助應該是有所限制，並按照其缺點來改進使用限制。

吳局長英璋：

事實上目前我們所查核是滿仔細的。

林議員美倫：

另外談到內湖區的就學情形嚴重，是由於用地取得困難，但萬華區有個忠貞里的韓國小學，佔地兩百坪，卻只有十一個學生

，而忠貞里有二千多戶，因此居民希望能夠設立一個公立的幼稚園，如此用地取得是否可以向中央協調，對里民來說不管是公設或私立都好，至少在用地取得上不會這麼困難。

吳局長英璋：

因為韓國學校的三百坪地均屬於道路預定地，所以在開始開闢道路時會整個被徵收掉。

林議員美倫：

目前緩不濟急，因為這種閒置的地很多，如此急迫的事情是否能請教育局先進行協調，為什麼不能開放給當地的里民做上課之用？

吳局長英璋：

這部分我們要直接向教育部協調，因為和教育部及外交部有關係。

許議員淵國：

今天我們不能獨厚外國人，更何況韓國和我們並沒有邦交，應該重視的是本國人的教育。不管是否要和教育部協調，我們的原則是應如何運用土地來做為教育的工作，我們希望私立幼稚園能夠補公立幼稚園的不足，但私立幼稚園的問題更多，尤其是師資的問題。台前的表格表示非常清楚：公立幼稚園的老師有底薪並加其他的補助等，有近三萬元的酬勞，而年資久的可以拿的更多，反觀私立幼稚園老師的酬勞，在高中畢業經過修學分拿到證照後，連一般的工讀生都可以拿到二萬元的新資時，而他們只拿到一萬二千六百元至一萬六千五百元的酬勞，在這種情形之下老師怎麼願意長時間留在私立幼稚園內？縱使評鑑委員評鑑時發現老師們都將書本放在桌底準備考公立的幼稚園時，按照這樣的比例如福利都算在內會有七成嗎？會有理想中的私立幼稚園能夠拿

到公立學校的七成嗎？我看是拿不到，因為有暑假、事假、婚假、喪假、年休、育嬰假、婚喪補助、退休、眷保福利、福利互助等，這些都是私立幼稚園沒有的。反過來說為什麼私立幼稚園也只能拿到公立學校的百分之七十呢？因為私立幼稚園老師也希望能通過證照，只是沒有參加考試而進入私立幼稚園而已，在素質方面要如何改進？又如何能以私立幼稚園補公立幼稚園的不足？對將近五萬五千名的幼兒產生好的效果呢？又怎麼能讓他們用心於幼兒身上？我們看不到幼教政策在那裡？所以，局長！我們一定要痛定思痛，將問題指出來並解決它，不是怕問題出現，而是怕問題不知在那裡，有問題卻還不去解它，才是對不起下一代。

吳局長英璋：

幼教分三大部分：第一是設立標準；第二是人事及班務行政；第三是教學學程。

許議員淵國：

由於本組質詢時間有限，我先將問題給你，但沒辦法現在讓你繼續解釋。去年第一會期質詢時曾提出表示不管幼教股的同仁如何努力，就算一天有七十二小時，也不應讓五個人管理四百所學校，然教育局沒有回應。到第二次大會又曾質詢幼教股升為幼教科時，結果被退回來，我當時是在為你們爭取行政資源，但你們連教育局內簽文件的門都沒有交出去，於是幼教股提升幼教科的問題便胎死腹中。曾要求你們將此文件送出去，我再向秘書長及白副市長拜託，可否將五個人升至為十五個人，及幼教股提升為幼教科，但你們還是沒有送出去，我這樣幫你們爭取教育資源，你們卻毫不在乎。前人事室吳主任可有來會？請他上備詢台。吳主任！因為幼教股只有五個人卻要服務四百所幼稚園，若你不

而擴編業務科，或可從其他學校調人來幫忙，為什麼你就不同意增加人手，而內簽到你那裡就被擋下來。

公共事務管理中心吳主任家岳：

當初許議員建議我們將幼教股改為幼教科時，正逢文化局的成立，且已將整個組織編制呈報上去。

許議員淵國：

文化局是用節流方案來成立，所以要以辦理組織員額編修之機關二年內不得再要求增加員額。但你在將交響樂團、國樂團與社教館修編出去的同時為什麼就不能增加幼教科？因為並不是兩年內的問題，而是同一個動作。

吳主任家岳：

那件案子是在許議員建議之前就已呈報上去了。

許議員淵國：

我去年四月就建議了。

吳主任家岳：

之前我們作業完成就報出去了。

許議員淵國：

那是去年十二月。

吳主任家岳：

那時我們才收到許議員的建議。

許議員淵國：

你是何時收到我的建議？去年第一個會期時我就質詢過這個問題了，第二會期還是同樣的問題，難道我的建議在議事錄中也不必看嗎？

吳主任家岳：

我們的幕僚作業還是要遵守的。

許議員淵國：

局長！因為接著還有其他問題，所以這方面的問題我們私底下再來討論。吳主任！你現在也是屬民政委員會中的一個單位，如果你如此苛刻別人的資源時，相信你的資源也不會太豐富。局長！教育局所屬美術館、社教館、交響樂團、國樂團等四個單位，人數大約有三兩百人，我希望你能將幼教股提升為幼教科，並將幼教股原來的編制變成一特教股；統計室成為資訊室，並成為一個教育局的研考單位，這是為你爭取資源，希望不要再跳票了，有任何問題我和鄧議員、林議員都願意向秘書長及副市長來爭取。幼教部分暫時到此一段落，請林議員繼續質詢。

林議員美倫：

局長！倘若你是市長，你會將那一項市政放第一位？也就是政府施政以什麼為優先？

吳局長英璋：

這點我倒沒想過。

林議員美倫：

局長！當然是教育。憲法中有關國防、外交、社會安全、教育文化等，只有在教育文化中有規定預算百分比不可少於多少。所謂市府施政以教育為優先，剛從幼教看起，卻好像種子發的不太好，再往上走，再來看看現在的國中教育，因為最近又遇到升學考季，議員最大的壓力則是來自小學生要進入國中的階段，前組議員質詢時會提到十大明星學校，但今天我們來體檢一下國中教育：第一，「校園暴力多」，到底是多多少？有百分之三十點二的學生會被恐嚇勒索過；有百分之廿七的學生被打過；有百分之廿五的學生曾經打過人。第二，「香煙、毒品多」，國中生認為只要抽根煙就是老大，好讓人不要欺侮他；而毒品多的方面，

則是有些國中生因為家人販毒、吸毒，所以也將毒品帶到學校裡。

。第三，「課外補習多」，很多老師在課堂上並不將真正的學問傳授給學生，而讓學生於課外時再到老師家補習。第四，「不公平待遇多」，國中生到了國三，尤其是後段班、放牛班的學生常被老師放棄，將所有的資源放在升學班上，而在你上任時曾說要將所有的孩子帶起來，不知道在這不公平的待遇中你解決了多少？第五，「越區就讀多」，例如需要三年以上的居住時間等。最後則是「蚊子、跳蚤多」，曾有個學生家長告訴我，她的女兒因爲廁所太髒且門栓也壞掉，所以憋尿而得膀胱炎。另外就是五個少：第一，「休閒場所少」，最近有項調查報告指出小學生所得的過敏及氣喘是過去的九倍，我的兒子也有這種情形，但醫師告訴我只要利用游泳，情形便可改善，但台北市有百分之六十四的中小學卻沒有游泳池。局長！你可知道台北市中小學中只有六十六所有室內籃球場？室外則有三百十一所，其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七有照明設備，因此休閒場所少，造成了學生體能弱，曾有一份調查報告指出台灣的孩子是「弱雞」，體能上除了日本比不上任何一個國家。第二，「設備器材少」，如學校的PU跑道、電腦設備都少，自然教學的設備全是由家長提供。我曾在半夜時幫兒子挖蚯蚓，也會在半夜看到家庭聯絡簿後，才知道學校要兒子帶十顆豆子，紅豆、黑豆、黃豆等，難道學校不能統籌辦理嗎？我想很多小學生的家長和我是一樣的，可能因爲學校自然科要做水果甜度及顏色的實驗，一個晚上便要到處去找各類的水果，當孩子看到綠色的芭樂實驗出來時卻是白色時，實在難以想像這樣的教學對國小、國中可以產生什麼作用。第三，「輔導老師少」，你可知新新人類所渴望的是什麼？他們常說「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他們的正常休閒活動去那裡？請問局長的小孩多大

年齡？

吳局長英璋：

一個高三，一個大一。

林議員美倫：

正好沒有國中生，你可知現在的國中生都去那裡？
以我們社區的國中生來看，主要都還是在操場。

林議員美倫：

剛才才說過所有中小學只有百分之六十六有室內籃球場，百分之三十一有操場。況且在下課後操場都借出做跳土風舞的場地，他們休閒活動還會在操場嗎？

吳局長英璋：

如果在學校，當然是操場；回到家裡就是以電視爲主。

林議員美倫：

看電視算是休閒嗎？你怎麼沒想到他們會去書店？根據調查報告指出，他們常去的就是書店。接著就是討論「精神糧食少」，你可知中小學的課外讀物有多少？

吳局長英璋：

每個學校的差異很大。

林議員美倫：

不但差異大同時資源也明顯不公，如中正區的中小學因爲家長會提供，所以資源很豐富，但有沒有考慮家長所提供的是否

？是「小叮噹」。

吳局長英璋：

若以中正區來說當然滿……

那萬華區呢？

吳局長英璋：

萬華區所提供的非常有限。

目前十二個行政區的青少年福利中心有多少？有關青少年教育福利的預算都編在硬體上，局長可知道青少年福利中心的硬體設備有多少？

吳局長英璋：

據我了解幾乎等於零。

林議員美倫：

有四個，是在大安區、松山區、北投區、大同區，它們編在社會局裡並和社會福利中心在一起，因此真正專屬於青少年的福利中心也是沒有，所以是所謂的「精神糧食少」。最後是「安全保障少」，如最近成淵國中、大直國中發生的校園性騷擾案件，及校園流行的「美女拳」等都是。今天將孩子送到學校上學的目的不是在意那位市長當政或那位局長在位，而是關心孩子在學校安不安全，事實上校園的安全保障少，從送孩子上學的交通開始進而到學校後被勒索、被打等等。你是否會想過為什麼從幼教、小學到中學，教育辦的如此差，為什麼很多家長不敢將小孩送到國中？曾有一位中正學區學生的家長，想將學生送到延平中學就讀，原因是中正國中的學生會打人、抽煙及吸毒，導致老師都不太敢管教，也曾有女學生的家長指出，同學會向老師說出：你賺你的錢，不要管我們的話語；另外還有女老師看到女學生打男同學，她不知該怎麼辦；有個廿二歲的女孩因害怕被分發到國中教書，所以準備繼續考研究所，因為只要能離開國中就好了。所以導致女老師不敢當導師，男老師不敢當組長，因為擔心許多國三

生畢了業，反被學生毒打。局長！你是輔導出身，在輔導老師少、輔導出問題、精神糧食少、安全保障少的情況，要用什麼辦法解決？

吳局長英璋：

你剛才所說的十分可怕。

鄧議員家基：

局長！因為暴力很多，所以家長是怕將小孩送到幼稚園，而小孩卻是怕進國中，如果老師只是到學校去而不敢管學生，那教育單位怎麼辦？

吳局長英璋：

如果真有這樣的老師，我們會盡輔導的義務。目前有和幾個過去校園暴力較多的學校校長、主任、老師研商策略，如何讓老師再在校園站的很穩。

鄧議員家基：

你們可有調查並掌握在各個學校有多少類似的老師，教育局有沒有一整體的輔導計畫。倘若學校對學生沒有一個輔導的計畫及能力，可能連某些老師都要輔導的情形下的基本資料都沒有時，你怎麼輔導？有沒這樣的一份資料？

吳局長英璋：

並沒有一份明確的資料，但會和某區的校長較注意這個問題，以大安區來說問題較少，因此明確的數字並沒有，但真要解決這樣的問題時，只從負面看是解決不了的。

鄧議員家基：

所以就要改善公立中學的教學環境，學生所以不敢或不願意到校上課，老師占很重要的部分，昨天報上刊載一國中、高中為青春的集中營，而不是學習或獲益的地方。因為到學校就是被恐

嚇、管制等，上課學不到知識，要到晚上才能在老師那兒補習學

到東西，是所謂的「放牛鞭策班」，因此在這種情形下，學生怎麼願意到公立學校上學？按照教育局所提供的資料，每年台北市畢業的小學生至少有一成不願進入所屬學區的公立學校就讀，然而這個一成是怎麼來的？就是將台北市私立中學登記所統計出來，這一成只是有能力就讀私立中學，而沒有能力卻想去的不知道多少。國小畢業的學生不敢到中學去，是因為有太多在國中被打到不敢到學校去的學生比比皆是，老師、學校沒有對策，教育局更沒有對策，才會造成這麼多的學生寧願到私立學校就讀，也不願意到公立學校就讀，私立中學比越區就讀簡直是難上加難，例如中正國中越區就讀的學生有可能每年一千人；而延平中學登記的有二、三千人，這種情形教育主管單位要如何克服？

吳局長英璋：

我相信這種現象是存在的，但是應該不會這麼嚴重。

鄧議員家基：

不會這麼嚴重嗎？我的孩子今年就要上國中了。

吳局長英璋：

我建議你不要這麼嚇你的孩子。

鄧議員家基：

是他嚇我並不是我嚇他，前幾天曾公布木柵國中是倒數第十名，而我的孩子就正好分發到木柵國中，所以怎麼不會嚇死？

吳局長英璋：

木柵國中的校長是非常負責的，應該不會有問題。

鄧議員家基：

你當天怎麼不反駁呢？

吳局長英璋：

鄧議員家基： 因為所統計的數字……

第一個就是害到我，因為現在我要幫小孩找學校，若找不到時就由你負責，因為小孩不願去，所以我準備又要找房子搬家了。開玩笑歸开玩笑，這種切膚之痛的心情你應該了解。在我們所收集的私立學校排名中，第一名最難進的是「延平中學」，達百分之十六點七；第二名是「再興中學」為百分之廿二；第三名是「復興中學」占百分之卅二，為什麼有那麼多人肯花錢擠到私立中學就讀呢？而我也算是受害人，因為還要繳那麼多學費，而同學之間也在耳語相傳，因此他寧可進到佛教中學的「東山中學」，也不願進入公立國中就讀。我有一位朋友的孩子，因為功課稍好，就讀公立中學而被打的半死，因沒有老師出面，後來才轉走。若台北市的教育主管單位再繼續放任國中、高中的這種教育，我想是真正的「青春集中營」。

吳局長英璋：

我了解整個國中教育的問題的確很多……

鄧議員家基：

局長！我曾拜訪一所私立學校的校長，他向我保證他們學校第一，沒有太保；第二，在過去幾年中絕對沒有在電動玩具店被抓到的學生；第三，老師絕對不會在外補習。倘若這三點在公立學校能夠做到，那麼你可能賺到第一步。今天向你做第二點建議，既然有那麼多的家長願意將學生送到私立學校，可否每年做個評鑑，將績效不好的學校，開放公辦民營，相信很多私立學校願意接手，既然公家單位辦不好就不要浪費資源，可以交由別人去辦，在透過整個市場的需求合理化之後，讓教育機能能夠健全，也等於幫了家長和學生。

吳局長英璋：

本局確也有這種考慮，我們會認真的研究。

主席（周議員柏雅）：

本組質詢時間結束，現在休息，下一組質詢時間是二時三十分。

——休息——

教育部門質詢第三組

質詢日期：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十三日

質詢對象：教育部門有關各單位

質詢議員：林瑞圖 康水木 王昆和 陳勝宏

計四位 時間九十二分鐘

※速記錄

一八五五年五月十三日——

速記：王雅娟

主席（周議員柏雅）：

現在進行教育部門第三組的質詢，質詢議員有王昆和、林瑞圖、康水木、陳勝宏共四位議員，時間有九十二分鐘，請開始。林議員瑞圖：

請教育局局長，一科、二科科長，及專管私立學校的督學室主任

在還未質詢之前，我先聲明一個事實，你是一個非常好的局長，我尊重你的人格，也尊重你的心理輔導專業及所有辦教育的政策，但是從以前到現在，有一些讓我查了一、三年的案，今年

終告成熟。今天我之所以請一科、二科科長及督學室主任上台，也和這個案子有直接的關係。

我相信你們都看過「華岡藝校」那幕戲，以及「育英中學」的學生流離失所，無校可讀的狀況。但是台北市在五月十五日以後，大概在兩、三個月之內，會爆發一件七千多位學生將會無校可讀，因為教育局不但沒有加強審核私立學校，而且沒有做良好的監督與評鑑，所以造成私立學校的問題不斷地產生。

局長，你聽過協和工商和祐德中學吧！今天我舉出的証據都在上面（指大型海報）。局長，請你一併過來看一下。

今天的題目是「勿讓華岡事件重演、請救救七千多名學生」——協和、祐德校地非法變賣及官學勾結案。他們成立時，已經違反了私立學校法第十五條——外國人充任董事，不得超過總名額的三分之一，並不得兼任董事長。協和的董事長陳宏毅，我在國家安全局查出來，他是美國公民，美國在台協會也證明他是美國公民。林燕玢是菲律賓籍，他的太太是校長，也是美國公民。

再來，現在賣校地，但是因為校地無法交給人家，就把董事讓人，轉換董事，這是整個的存証信函。請問這種「董事」是懂得教育的嗎？他們是賣給專門做建築的建築商，取得這塊土地不是要做學校，是要做為建築用地。協和工商民國六十年成立，學生約七千人，祐德現在的學生約一百多人，董事長是陳宏毅，是校長張瑟音之夫，林燕玢是陳宏毅的大嫂。

現在進入主題——地三賣。第一個，非法變賣校地，違反私立學校法第五十七、五十八條及第二十七條第二項。第五十七條是管制私立學校，登記財團法人一定要向法院報備財產，及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而且校地不准任意買賣。他賣給誰？第一個，星鑽公司的李恆隆董事長，並收取訂金五千萬元及用「校地」做